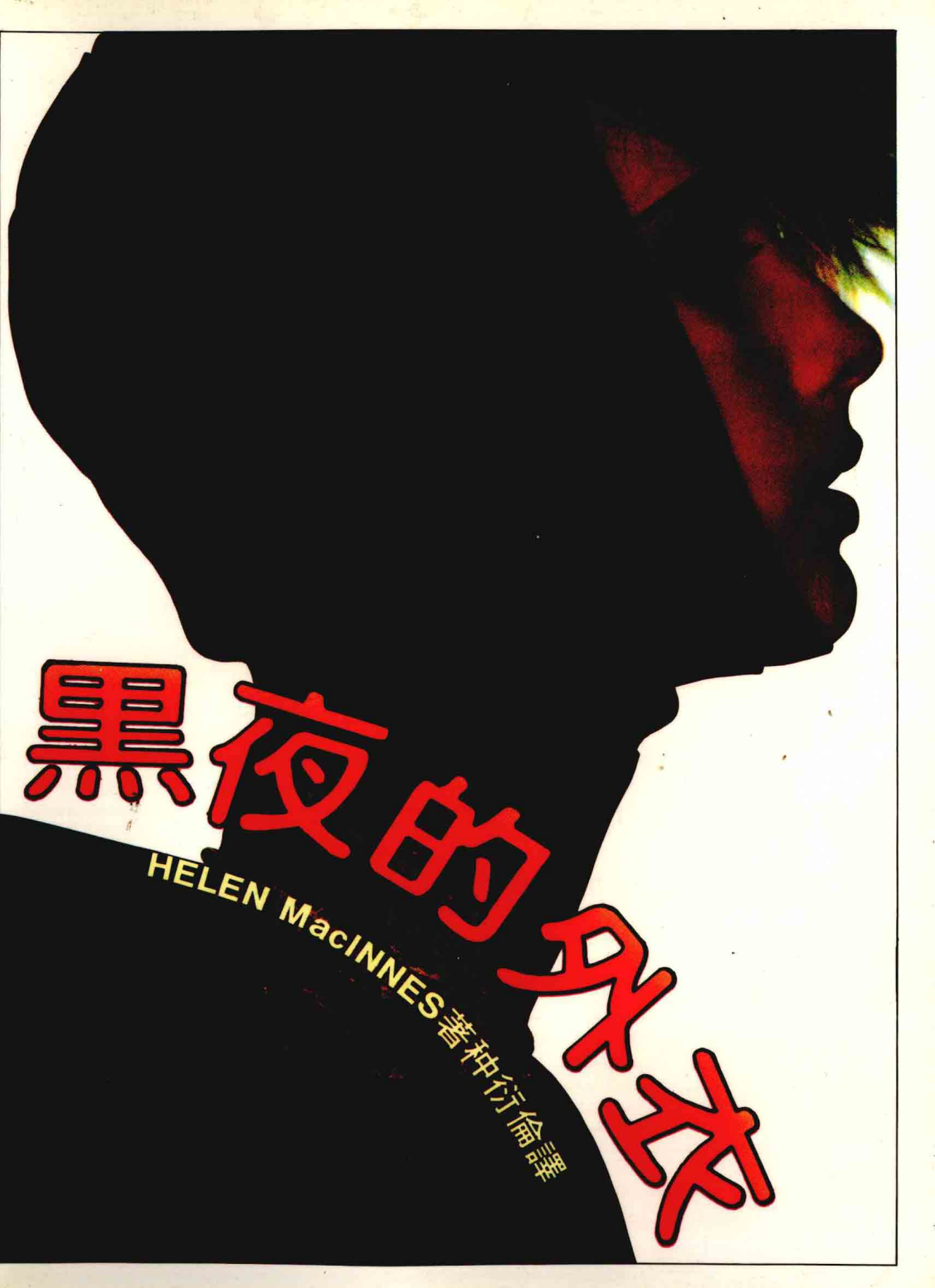




黑夜的牙

HELEN MacINNES 著 种衍倫 譯



當代名著

黑夜的外衣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梁實秋

翻譯是件苦差事，能力高的人多半不肯做，能力差的人一定做不好。可是我們需要翻譯，因為能直接讀外文書的人畢竟不多，略通外文也不易體會得原作的妙處。翻譯的作品，開拓我們的胸襟，推廣我們的視野，是現代人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

可譯之書甚多，當代小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小說的重要性已漸取代詩與戲劇的地位。皇冠『當代名著精選』就是以介紹歐美暢銷

小說為目標。先是參考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金榜」，然後加以抉擇淘汰，故謂之精選。

一本書能暢銷，必有其能暢銷的道理。那道理若能長久的顛撲不破，那本書便會長久的存在，不僅是暢銷一時。能暢銷一時，也可以說是一本書成為經典之作所經過的一種測驗。有那麼多的人喝采叫好的書，決錯不了。現代的讀衆的程度已不同於往昔，能欣賞「魚子醬」的人很多，能屬和「陽春白雪」的人也不少。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於兩年之間出版了一百種，每星期出版一冊，主持者和翻譯者的眼力、魄力、精力、毅力，只可以用 Herculean (巨大絕倫) 一字來形容。令人十分欽佩。

主要人物表

羅柏·藍維克 (Robert Renwick)

——國際反暴組織情報員。

妮娜·康乃爾 (Nina O'Connell)

——藍維克之妻，美政府要員女兒。

皮耶·克勞德 (Pierre Claudel)

——『反暴』駐巴黎情報員。

隆尼·吉爾曼 (Gilman)

——『反暴』駐倫敦情報員。

布里默 (Brimmer)

——聯合企業總裁，從事非法軍火貿易。

克羅·蘇達 (Klaus Sudak)

——克林菲爾公司總裁，受蘇俄利用從事恐怖活動。

馬肯 (Mar Chand)

——法國沙木尼鎮的刑警。

羅娜 (Lorna)

——布里默祕書，帶着一本關鍵性的小冊子逃亡。

凱普勒 (Keppler)

——瑞士國家安全局官員。

麥聞 (MacEwan)

——『反暴』駐加拿大情報員。

1

羅柏·藍維克的辦公室裏呈現出禮拜一所慣見的忙碌。度過了一個鬆弛的週末，密件就像潮水似地湧進來——有些是藉着短波無線電，也有些是藉密碼或電報交換機，有兩件甚至從柏林和羅馬由反竊聽電話送來。

可是到了下午五點以前他已經把情報都處理完畢。簡單的問題今晚就可以回覆；較複雜的則需等待電腦進一步分析或向在外派駐的情報員查詢。當然，這些向各國首都查詢的工作都將以反竊聽電話進行。這兒是『反暴組織』倫敦總部，它的支部散佈在北約各國或和北約國家有密切關係的首都。

『反暴』的全名是『國際反暴力情報組織』，它是藍維克所創立的，總部在倫敦，成員都是前北約情報員——藍維克自己也是。身為美國人的他按理說應該期望把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可是他選擇倫敦却有更重要的理由。西歐國家遭受恐怖組織威脅已久；而美國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困擾。其次是情報單位間的合作問題。歐洲各國都很樂意互相提供線索，因為他們都有同樣的需要，但

美國却不然。

不過美國也確有困難。他們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在國內備受指責，在國外若是洩露身分則有生命危險。難怪三年前藍維克提出成立反暴組織的腹案時，華盛頓就表示出不熱中的態度。

至於法國，已經有了健全的反暴力機構，如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刑警組織。於是藍維克選擇了倫敦。兩年來，座落在高雅街的反暴總部一直以梅里曼工程顧問公司的招牌做為幌子。這期間他們的生意一直不錯：實在有太多的恐怖事件了——藍維克邊想邊把三件報告在桌上擺整齊。

他要再檢視一遍——它們都很精簡，每份報告只有一頁——然後他就可以回家。明早他要就這三份報告和吉爾曼及克勞德開個會。（他們現在正在看副本）他抬頭瞥掛鐘一眼，又看看對面牆上妮娜的相片。『今晚我總算可以準時回家吃晚飯了。』他對她說。

這時候電話響了。是那支綠的——那支是密線，不經過樓下的交換機就可以直接和外界連絡。一定是很緊急的事，他皺着眉頭拿起電話。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他，『藍維克上校嗎？』

『是的，我就是。』

『請說幾句話確定一下好嗎？』發話者的聲音很雄壯很自信。是個美國人。

是熟人，而且是謹慎型的。藍維克回答，『哦，我們所編織的網是多麼錯綜複雜啊。』對方沈靜片刻，然後圓滑地笑了一聲。『是的，你確是藍維克。』

『那麼你是誰？』

『那不重要。這條線夠安全嗎？』

『應該夠。』

『沒有分機？沒人竊聽？』對方的口氣有點緊迫。

『都沒有。』到底是什麼人？知道這電話號碼的人不超過二十個，但這人的聲音不像是其中任何一個。

『那我就姑且相信你了。今晚六點跟我碰個面——在你最常去的咖啡廳。』

『抱歉，我約了個好朋友今晚在那兒喝酒的。你可以一塊兒來。』藍維克倒想見見這位能夠打聽到他電話號碼的神祕客。可是他不會一個人去，他要約吉爾曼或克勞德一塊兒去。

『我不會坐下來，只是從你身邊走過。我會停下來點香煙——一支紅色的廉價打火機；我的右手會有一枚很重的金戒指。五分鐘後——不能多也不能少——你要獨自跟出來，叫輛計程車到帕汀頓車站，我會在大廳入口等你。然後再跟着我到販賣攤前面，我會遞給你一張車票。我們必須乘坐一段火車。車上的小房間是密談最好的地點。』

『如果房間裏沒有別人的話。』小房間？這年頭火車上還有小房間？這個人一定是初到英國來的門外漢，這份計劃也一定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這一點你不用管。你只要把你的朋友留在紅獅就行了。懂嗎？』

『哪一家紅獅？它們有五十家分店呢。』勒馬街的？如果是的話，這位神祕客一定注意他很久了。想到這一點他就開始感到不安。

『得了吧，藍維克！你最常去的那一家——離你辦公室很近的。』

這麼說就是勒馬街那一家了。

『六點。你的朋友要留在那兒，不許有任何人跟蹤我們。你能承諾這一點嗎？』

『能。』

『也不許有人埋伏，同意嗎？』

藍維克低頭瞥了桌上的報告一眼。『同意。不過我還有些公文要處理，改成七點好嗎？』反正我也不會損失什麼，他想，如果我意識出這小子有什麼不對勁的話，我可不必跟他走出紅獅。他好像認得我，我也覺得在哪兒聽過他的聲音。或許見了面我就可以想起來了。他是不是正希望我認出他，好讓我能毫無戒心地跟他走？

『六點，不能改，我們還要趕火車。記得你的承諾——不許有人監視。好嗎？』

藍維克壓抑住一股突來的不悅，冷冷地說：『爲什麼我要依你的？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誰或你打算幹什麼——』

『三個禮拜以前，我會晤了一個剛從印度一處監獄中逃脫的犯人——他於七九年在孟買以謀殺罪入獄。』

藍維克的脊髓猛抽一下。是艾瑞克——一定是。他脫逃的情報六個禮拜以前就送到反暴總部了，然後就一點消息也沒有。一九七九年藍維克和克勞德追捕艾瑞克由歐洲到中東又到伊朗、巴基斯坦，最後在印度的孟買收場。艾瑞克，西德無政府主義者的首領，他們是自稱爲『特種行動隊』的恐怖份

子。艾瑞克——他的化名有科特·李諾、詹姆士·齊林……另外還有一打以上是連藍維克都不知道的。

藍維克突然甦醒過來。「你在哪兒見到他的？」

「碰了面我再告訴你。當然，我還有其他很多重要的事要透露。」說完，電話就掛斷了。

比艾瑞克逃脫還要重要？藍維克掛回聽筒。他把桌上的三份報告插進檔案夾收回保險櫃裏。明天早上他要在九點以前把三件情報處理完畢，然後在十點鐘和克勞德及吉爾曼開會。他把桌上其他文件都收進抽屜並加上鎖：這些都是些不重要的東西。不到一會兒工夫，辦公室裏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了。

藍維克稱這間屋子爲無菌室，除了書架上一幅大地圖之外，屋裏唯一的裝飾就是妮娜的照片。其他的東西都是必須的：書桌、椅子、檯燈、三部電話、保險櫃、檔案架和一架收音機。這屋裏的窗子很大但開得很高，所以既能享受陽光又能保有隱私。妮娜曾建議把牆壁刷上淡雅的顏色，地上鋪上淺色的地毯，可是他寧願保持最簡單的樣式——白色的四壁，木頭地板，這樣他在工作的時候才不容易分心。

他用普通的外線電話打給妮娜。「親愛的——今天晚一點回來，實在對不起，不要留晚餐了——我在外面吃三明治。早點上床，好嗎？」

妮娜沒說什麼，她一向如此，好像她能夠體會到他的處境爲他設想。她只說了一句，『好好照顧自己，答應我。』

『當然。我愛你。』他不止千次地告訴自己，他是世上最幸運的人。

他不必撥內線電話給吉爾曼，因為他們每一個人的辦公室門都是敞開的。他把風衣從牆上的鈎子拿下來，走進通往主廳的長廊。檔案室裏的資料可以堆成一座山，不過到目前為止還夠儲存。隔壁電腦房裏有兩位操作員正在忙碌。長廊的末端就是隆尼·吉爾曼的辦公室。藍維克推舉他做這兒的主管是因為他在外交界有深厚的基礎。當初租這棟房子、購買這麼些設備都是他獨立安排的。不用說，他一定從政府官員那兒募得了龐大的資金。英國人的好處就是辦起事來悶不吭聲。

吉爾曼也正在研究那三份報告，他略帶驚訝地抬起頭問：『忙完了？看來兩年前你的預言完全正確。』他敲敲面前的報告，『右派恐怖份子現在變得跟左派一樣冷酷，有時候甚至兩派還互相結盟』。

『可是我沒想到右派恐怖份子也接受共黨訓練營的訓練。』他說的正是三份報告上的內容。其消息來源分別來自法國、土耳其、黎巴嫩。『我明早再做總整理，因為另有一件事打了岔。』

吉爾曼注視着這位美國佬冷靜的臉孔：沈思的灰眼睛，褐色帶灰的頭髮，愉快的嘴角。這張臉上找不出任何擔憂的跡象，可是藍維克的聲音平常得不合情理。『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

『我也不知道。大概不是好事吧。』藍維克開始踱步子。屋裏房間不大，所以他的步子也很小。『我接到一個電話——那支綠色的——』他停了一會兒。然後詳細道出那神秘客與他對話的內容。

吉爾曼是最好的聽衆。不打岔，不吭聲，面無表情。可是藍維克說完以後，他淡淡說了一句：『羅柏，這可能是陷阱。』

『也可能是很重要的線索。』

『那個人認識你？』

『想必如此。他顯然知道我的電話。誰告訴他的？他在哪兒碰到艾瑞克的？別忘了，他不只是「見到」他，而是和他「會晤」。』

『三個禮拜以前……』吉爾曼摘下眼鏡。他那稀薄的頭髮很捲也很亂。『那艾瑞克可能已經潛入歐洲了。』

『他離開印度只有兩個方向可去——向西或向北。』

『當然不會向南，』吉爾曼說，『除非他打算鑽進印度洋。』接着，他看看手錶，並開始收拾桌上的報告。『你儘管去赴約吧，我會在紅獅跟你碰頭。』

『你一定得來。我要你也見見那神祕客。』

『他不反對有第三者在場？』

『不反對，只是不許跟踪。』

吉爾曼想了一下。『他沒有說在車站也不許跟踪吧？』

『沒有。』藍維克揚起一邊的眉毛。

『準備行動吧，』吉爾曼說，『我六點跟你碰面。我會開車去紅獅。』

離去的時候，藍維克在想：吉爾曼爲什麼要開車去就在一條街外的紅獅？他可以想得到答案。吉爾曼可能已經在撥電話給克勞德了。他不會讓藍維克獨自步上一列火車而不曉得目的地是何處。如果